

# 革命不会被电视转播

-关注公共领域的真实与虚假的新闻

(由挪威为人民服务的活动家所撰写)

译者：红色文献翻译

媒体们声称它们害怕“假新闻”，可是它们的新闻就真正以真实的方式描绘了现实吗？事实上，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纠缠在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乌托邦之中，所以它并不能真实与民主地运作。

就在不久之前，《挪威日报》(Dagbladet)，《挪威世界之路报》(VG)和挪威广播公司(NRK)公布了一个旨在检验真实性的名为“事实”的合作项目。在这个倡议的网站上，他们表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历史性的、非商业性的合作”，这次合作的目标是“检验公共辩论的真实性并揭露遍布挪威的假新闻”。这项应对“信任危机”的活动，显然是特朗普主义和新数字媒体导致的，并且有可能会成为小资产阶级政治家和评论员在说明“后真相”时的慰藉。

工党 Kjersti Stenseng 的党委书记在今年的早些时候表示：这些假新闻“损害了选民和官员之间的信任”。根据她所提到的，这种情况的持续将导致涣散，民主被削弱。这种趋势现在并没有好转，我们作为消费者看到现实被通过有个人选择的新闻、媒体渠道而呈现着。

现实地说来，特朗普主义并不代表任何明显的政治突破或有反对“后真相政治”的转变，而它总是潜在地拒绝看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现实，并且对其加以歪曲。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欺骗程度的多少，而没有真实与问责制。

## 真理范畴与乌托邦主义

当我们说到“真相”的时候来解释我们的意思，那应该更加真实些。这主要是一个历史-哲学的范畴，它在涉及新闻界的历史时只在很小范围内表现出来。当 1763 年挪威的第一家报纸《挪威消息笺札》出版时，它并不与真相为伍，这部分出于国家利益、部分出于宗教利益。丹麦和瑞典很久以前就有了它们国家自己的报纸，于是挪威想证明它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另一个论据是，我们总是可以看到宗教著作会向人民灌输基督徒的虔诚信念。

首先是 Struensee 和新闻自由下，挪威文学中开始出现“真相”这一类别，这也帮助重组旧语言使其并融入“现代”。通过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无情的交流，语言将从其含蓄和偏见的内容中消失，从而服从于理性，为光辉的进步服务。不仅有一系列新的词汇（主要是从法语和英语中借用）产生了，而且旧的词汇也消失或改变了意义。简而言之，简而言之，挪威公共领域就是在这里成为挪威公共领域。

真相类别也因此被严重腐化：不仅因为它在创造我们今天所称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有核心作用，因为同样的公共领域，反过来又对真实性产生了影响，并以自己新获得的关于“美化”和“改进”的概念和幻想来支配它。

虽然早期的现代真相概念明确地与资产阶级 - 自由主义的福祉，教养和启蒙战略联系在一起，但是后现代性的真相策略似乎与小资产阶级纯粹的（前期）管理和信息传达活动有特殊的联系。因此，在过去五、六十年中出现了令人生畏的制度变化，并相应地对人们进入政治公众的行为(即政治学家、精神病学家、特殊教育工作者、交流顾问等)进行了衡量和管理。虽然旧资产阶级的座右铭是“敢于发现！”，但今天的小资产阶级座右铭似乎是“放松，不去思考……”。向人们暗示：“让我们替你思考吧”。

然而，在缺乏真正的政治自信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将自己置于资产阶级的服务中，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控制能力可以在身份认同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并为这些身份 - 自由主义的理想资产阶级 - 不仅是乌托邦的客观事实的掩饰，而且是对世界上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苦难和缺乏自由的直接投资。

因此如果公共领域要真正民主地运作，首先我们必须明白它目前基本上是反民主的，并且被资本主义制度的无孔不入的暴力所纠缠。

## **危机、混乱和瘫痪**

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将不断造成经济危机和人类的困境。对持续增长的需求伴随着内在的矛盾，我们不可避免地生产出远远超过我们任

何一个人的消费能力多的东西。可只有这样，资本家才能确保得到最大的利润和个人收益。媒体通过生产商品，通过服从媒体所有者和广告人对利润的需求，也与这些动态联系在一起。因此，它们造成了一种使它们不自由的道路：他们永远无法生产足够的东西，他们也永远无法为生产者减少足够的工资。这同样适用于上面提到的有国家资助的“事实”项目，它在实质上是高度商业化而非宣称的那样“非商业”的合作关系。

但媒体也有另一种更分散的不自由。那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第一道和最后一道的防线。就像我们上面所理解的那样，它本质上是所谓“真相”的产物，它被赋予了调和的职能，被当作是现存秩序的捍卫者，来达到安抚的作用：因此，媒体在两个方面都是不自由的，在它的意识形态的统制下，也只知道恐惧、胁迫和控制，它试图争得自由，但无法获得自由。在工商业里，这种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周期性的破坏，造成深远的危机和痛苦。一样的，媒体和媒体的生产过剩也会导致混乱的周期性爆发，而导向瘫痪的结局。在这种情况下，像美国的特朗普这样的原始法西斯主义者和挪威国内的少数民族党人不断滋长着和威胁着要变成公开的法西斯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

许多人会说，我们挪威和斯堪的纳维亚毕竟都有国家广播公司，这些国家广播公司由主管和民主的广播委员会资助和管理，这至少确保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和公共领域的批评。但是，这话只说对了一部分。许可证融资的确（或其他税收融资）有助于缓解经济危机。但这并不能保证削减工资和生产过剩的情况会消除。

如果以去年阅读量最大的 NRK 出版物作为例子，那么很明显，人们可以向国家广播公司提出我们的需求和民主的建议。但由于生产过剩，人们首先去消费消极的和有思想刺激性的东西。拿《因为这样蚊子才会叮你》，《是的，是我在 58 分钟后吊销了驾照》这些出版物来说吧，被人们称为“真”新闻的和假新闻区别不大，它们在结构上很相似，很难想象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具有动员人民或促进民主化的效果。

目前形式的媒体根本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的卫道士的地位。可另一方面，尤其是在媒体和通信领域资本主义正不断地产生新技术，而这些技术又可以为真正的人民动员和建构全新的民主提供帮助。

## 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社会？

这不是社会自己能完成的。去年 7 月有报道称，亚马逊和脸书在市值上都超过了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几十年前，全球五大公司都通过直接控制传统行业和商品的生产来巩固资本的实力，而如今的“五大”公司（苹果、谷歌母公司/谷歌，微软、亚马逊和脸书）则通过间接数据和对通信的控制来巩固他们的实力。主流媒体几乎没有开始讨论这一点的后果，即监视和隐私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主要是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框架内的。

另一方面，近年来像维基解密这样的机警组织为人们怀抱有限度的乐观提供了根据。他们的工作就是列宁在他那个时代所提的“政治揭露”组织中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也就是说这种揭露有助于唤醒群众的政治意识和武装思想。而这种揭露的先决条件是，目前正在开发的开源编码，数据安全和匿名的环境，从而为信息和不同意见打通真正的渠道。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样的渠道。因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资本主义及其破坏进行系统性的揭露，而且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通过制度的公开化和革命，才能真正开放公共领域，实现工作动员和民主。